

掌砂主母

著 羽 白



白羽著

技擊長
篇小說
毒

砂

掌

上海廣藝書局印行

一九四九年十月出版

毒砂掌

實價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者 白

發行人 張

羽瑛

發行所

上海廣東中路128弄203室
上海廣藝書局

經售處

國內各大書局
電話九三六八〇

總發行

所 上海福州路
三七九弄二號

廣藝書局

特約經銷處

星嘉坡明哈連街星洲文化服務社
怡保京教戲院街大同書局

技擊長篇小說
毒砂掌目次

第一章 洞房談寶劍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南訪獅林觀路逢黑少年……………二三

第三章 客窗互窺測……………四九

第四章 荒林雨下門疑兵……………七三

第五章 女俠雙比劍玉面留痕……………九一

毒砂掌

(續獅林三島)

白羽作

第一章 洞房談寶劍

江南鎮江碼頭，泊着兩艘官船。新任江北五河總兵官，姓陶字紆青，新由吳淞口副將，調署本鎮，乃是陞缺。陶鎮台攜帶眷屬，循水道北上赴任，路經鎮江，停舟拜客；少年壯士玉旌杆楊華偏巧在那天到碼頭上訪問朋友，和陶府舊僕相遇。陶鎮台和楊華之父本是通家至好，交誼素篤，據陶僕說：老爺時常惦念楊少爺哩。楊華便寫了一份年家子世愚姪的名帖，匆匆備禮，去到行轅修謁道賀。

陶總兵立即接見，快談良久，又把楊華引到妻女面前，給介紹了。笑對陶夫人說：「夫人您看，這就是楊靖侯楊大哥的哲嗣，十幾年沒見，他已這麼高了。」陶夫人欣然道：「你就是華少爺，我真正認不得你了。你還記得嬌子麼？你母親可好？你今年多大？」楊華欠身答道：「家母託您福很壯實，小姪今年虛度二十九歲了。」陶夫人道：「呸，你都二十九了，你媳婦兒不是劉知府的女兒麼，你們有幾個小孩了？」楊華道：「小姪的元配劉氏，數年前已經患病死去，只拋下一女，也夭折了。」陶夫人道：「哎，這是怎麼說的，那麼俊俏的一個人，怎麼竟會短命呢？你沒有續上麼？」楊華道：「近來小姪剛剛續娶。」陶夫人道：「是誰家的姑娘，也是咱們紳宦人家吧？」陶答道：

「娘家姓柳，是尋常百姓。」陶夫人道：「要進門多少時候了？」答道：「秋初剛辦完事。」陶夫人又問：「是在老家辦的事麼？新娘子人才怎麼樣，我們楊大嫂子也很喜歡吧？」楊華道：「新人也和前室差不多，小姪是在鎮江辦的事，家叔父主的婚，家母沒有出來，家母此刻還在原籍呢。」陶夫人又問：「你這位新娘子呢？」回答道：「現時還在此地。」

陶夫人笑了笑說道：「你們兩口子大概想在外邊過吧？」楊華答道：「小姪目下正打算把新婦送回原籍。成婚之後，家母還沒有見過她呢。」這陶夫人雖是貴婦，依然絮絮叨叨，問長問短，談的話一點正事也沒有。楊華很客氣很耐煩的答對着。陶總鎮吸着水烟，面對楊華，向夫人說道：「仲英現在還沒有做事，不夷不惠，坐令韶光虛度，不是我們簪纓人家所宜有的。我打算邀仲英到衙門去，給我幫幫忙，就便遇上保案，也可以幹父之蠱，克紹箕裘。……我聽說你跟江湖上的人物結納，風塵中多有屠沽奇士，固然很好；只是這種人難免有作奸犯科的。況且目下祕密會幫很是跳梁，你們年青人，交友不可不慎。」說得楊華蹣跚起來，他現在這個繼室娘子就是江湖人物。陶夫人從旁笑道：「那好極了，華少爺若肯跟老爺到任上去，又比純甫強多了。純甫究竟是老爺的內親，恐怕落閒言。華少爺，你現在不是沒有做事麼？你本是陰生，你跟我们上任，幫着你二叔，忙忙；遇上機會，把你保舉上去，憑你這樣人材，一定是一員虎將。你不要在外頭瞎混了。」

楊華見陶總兵夫妻意氣懨懨，頗有允意。他自己也曾盤算過，年當少壯，也該勵志功名，真個的在江湖上浮游一世麼？陶鎮台眼望着他，似要等他回答；他便欠身肅對：「既承叔父大人不棄，小姪理應遵命効勞；只是小姪還有一點私事羈身，不能立刻追隨大人赴任。我有心在半年後再去，但我想叔父大人此番榮擢一到五河，接收整飾，處處需人，忙的時候小姪不能去；不忙的時候才趕了去，小姪心上覺得不安。小姪爲此猶豫，我還能在叔父嬖母面前說客氣話麼？」

陶鎮台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你是不能即刻動身……」底下的話沒容講出來，陶夫人就笑着接過去了，說道：「你有甚麼私事？你別是新娶了媳婦兒戀家吧？你不會把姪媳婦也帶到任上去嗎？」說得楊華忸怩起來，連說：「不是，不是爲這個。」陶總兵也笑了，仰臉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「這五河卸任的總兵，跟我也都是老友，預料盤交營底，點收官項，還不致有甚麼麻煩，你既一時不克分身，那麼半個月以後呢？……半個月還不行，那麼索性到明年春正呢？」

楊華至此再不能推託，立即站起身謝了栽培。陶紆青笑道：「我也不給你下聘書了，你也無須道謝。我有兩個缺，打算給你留着，一個是營務處幫辦，執掌軍紀軍法；一個是教練官，訓練士卒。營務處是文，教練官是武，隨你挑選。」轉顧夫人道：「還有總文案的事，胡道台給我荐了一位紹興老夫子，聽人說他奏牘上並不怎麼樣，只會尋常的八行和檄札咨稟罷了，我還想邀純甫幫辦文案。」又談了一陣閒話，楊華告辭，陶

總兵親送出行館，到了門前，楊華緊行數步，回身拜別。陶總兵含笑拱手道：「我們明年春初再見吧。」在鎮江酢酬三兩日，陶總鎮吩咐開船，過江寧拜客，又捱擱數日，卽轉赴江北五河就任。

楊華回轉鎮江府城寓所內。小樓一角，上下四幢，這是楊柳夫婦新婚的洞房。這洞房可算是玲瓏小巧的家，室中院內鋪陳一新，娘子柳葉青就在樓上，由師兄魯鎮雄撥來一僕司關，一婢執炊。新娘子柳葉青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滿頭珠翠，穿綉花鞋，繫百摺裙，頗有新婦的模樣了；只是說話大嗓門，走路大灑步，沒很改過來。她的嫩白的手，依然是玩慣了刀劍，不會拈針走線，她的衣鈕開了綻，她依然着急。她學不會繞縫連連，做了幾個月新婦，只學會炒雞蛋。

玉簪杆楊華拜客回來，來到家門，扶梯上樓，小婢掀帘子說道：「二爺回來了。」新娘子小步走過來，立在新郎身邊，等候着接那要脫還沒脫下來的馬褂。小婢也趕過來，等着接帽子，再泡茶水。楊華自喪元配，孤踪漫遊，自己服侍慣自己；到此日膠弦重續，再溫室家之好，又回到溫柔鄉了。新娘子努力學乖，勉主中饋，儘管上床不能剪子，下床不能鏟子，可是爲妻之道，正從師嫂那裏偷學着呢。閨房之中，她居然也能陪笑說話，看丈夫眼色行事了。只是不要遇上事，遇上事一忘情，她還是情不自禁，獨斷獨行。楊華抬槓。她服侍着丈夫，脫去了長衣；她等着丈夫坐下了，她也坐下來陪着，然後問道：「見過了麼？」答道：「見過了。」問道：「這位鎮台跟你說了些甚麼，

還很親近嗎？」楊華道：「當然很親近，我們本是世交，你猜他對我說了些甚麼話？」柳葉青道：「我怎麼會知道？我又……」本想說我又不是姻蟲，覺得這話又像要抬槓，連忙嚥住了。她自出嫁以來，由上轎前半月起，她的大師嫂不知跟她說過多少回話，她的父親鐵蓮子柳兆鴻，也告誡過她許多許多話。婦人以柔順爲正，姑娘應當把耍刀劍，闖江湖的習氣收一收。現在是另家就親，却也很好。趁這機會，練習練習，將來回家，好侍候婆婆，應付妯娌；再不可照從前耍小性，動拳動劍了。做女人的要敬愛丈夫，丈夫越寵愛自己，自己更要柔和。況有現成一個情敵李映霞姑娘擺在這裏，你硬折腰頸，把丈夫搬轉來，不如拿柔情密意拴住他。做男子的都是三天新鮮，你要自己好好修飾，處處容讓着男人，他自然沒有別的想頭了。像這些話真難爲了鐵蓮子，竟以嚴父之尊，象作慈母之訓，屏人密語，倒像老虔婆似的嘮叨起來。若像起初，柳葉青那裏聽得入，但她和楊華已然經過波瀾，鐵蓮子過於疼愛女兒，甚麼細微的地方，都教到了；就是自己無法啓口的話，他也密囑徒弟，轉囑徒弟媳婦，翻開娘娘經，把柳葉青加緊教導了一回，兩回，許多回。像野鳥似的柳葉青，新婚洞房中居然入了籠，頗有閨閣之風，漸汰江湖之習了。然而這話只能粗粗的看表面，山河易改，人性難移，柳葉青當時雖然默默接受了老父的訓誡，日後免不了依然復發。

柳葉青陪着笑問道：「我真猜不出來，可是的，這位官老爺跟你說甚麼來着？」楊華道：「他要邀我到任上，給他幫忙去。」

柳葉青道：「你去不去呢？」楊華道：「去倒想去，只有一件難處……」忽然失笑了一聲道：「只是我捨不得你。」

柳葉青臉一紅，看了小婢一眼道：「別胡說，你倒是有甚麼難處？」楊華面色一整道：「難處多着呢，跟你也商量不出來，還是請岳父來吧。你是傻姑娘，你出的主意比我還餒哩。」遂命小婢傳話，教門房老張，到師兄魯鎮雄宅，去請岳父鐵蓮子柳兆鴻。

柳葉青道：「說真格的，你有什麼爲難的事？我父親前些日子還說呢，你都快三十了，你又是仕宦人家，在江湖上混，未免格格不投；若是還做官，也該想法子投軍謀事去了。我父親說，他和羅思舉軍門有點淵源，打算寫一封荐信，把你荐了去。可是他老人家又說，你家本是世代武職官，你們有的是門生故吏，何必做岳父的代謀。現在果然陶鎮台邀你去，這不是正好麼？」

楊華道：「你倒賢惠，你捨得我去從軍麼？從前有人作過一首詩：『閨中少婦不知愁，悔教夫婿覓封侯。……』」柳葉青道：「你才傻呢，你出門作事去，我不會跟了你去嗎？」楊華笑道：「你就忘了一樣，你還能騎馬麼？」柳葉青嗤的笑道：「你別看我現在扭着走路，我是沒法子，他們全笑話我，我不能不這麼走。」說着把脚一抬道：「我們大師嫂又故意的給我作了這小鞋穿，我做了新媳婦，人沒受夾板氣，脚先受起夾板氣了。可是遇上事，穿上我的鹿皮靴，照樣還能上房，騎高又算甚麼呢？」

楊華低頭看自己妻的脚，高底綉履，直擡起來，比平常小了一寸，又瘦又尖，真是

小鞋，忍不住笑道：「怪不得你成天扭，你原來踩着寸子呢。算了吧，我不嫌你脚大，你還是把你那雙大鞋拿出來吧。你不會扭，你扭的一點也不好看。」柳葉青很不好意思的笑道：「你的嘴真損。咱們還是說正經事吧，我看你還是去好，我跟了你去，我也算是上任的官娘子了。」楊華道：「想不到你也是着了官迷。你的脚能出門，可是你的肚子呢？」

柳葉青紅着臉說：「那碍甚麼事？」楊華道：「那正是要緊的事，你有了喜了，你自己還裝不曉得？你想你無緣無故的吞酸嘔吐，口味無常，你是懷着小孩了。」柳葉青道：「你倒是老娘婆，沒有你不懂得的。我明白了，你一定是聽大師嫂說的，她是誑你的。」

夫妻閨房調笑，等候鐵蓮子。楊華又道：「老實說，我打算把你送回老家，我再出門。母親很想見你，你做兒媳的也該服侍她老人家兩天，也是做子女的道理。等你分婉了之後，我的事也許有了頭緒了，我再接你出來。你想我這一去，不過是幫忙，不見得準有職名；我把你帶了去，也不方便。」

楊華這一番話，柳葉青聽了，不由一默。半晌說道：「你把我一個人丟在家裏，你就走麼？」楊華道：「怎麼一個人，還有母親，還有嫂嫂呢。」

柳葉青不言語了，她的心眼裏不願意，可是這也是「爲婦順」之道，嫁雞隨雞，自己怎好說不願回婆家去。

楊華看着她的神氣，又道：「不然的話，你一個人留在這裏，你又懷着身孕，我去了也不放心。你難道說，已然出嫁，還到大師哥家寄住嗎？況且，寄居產子，也不像話。」楊華說着，聽柳葉青的回答，柳葉青臉上紅一陣，白一陣的，一個字也回答不出來了。楊華哈哈一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要是帶着你回家，有我跟你做伴，就行了罷？」柳葉青徐徐說道：「我和婆婆還沒會見過面，你丟下我就走，我又不知道婆婆的脾氣秉性，我又不會做活做飯，又有一位寡居嫂嫂，……你也替人家做女人的想想啊。我現在就好比野鳥入籠，人家已經受着罪呢，怎麼你還把我送回小籠子裏去。」楊華道：「看這意思，你是決計不肯回我的家了。」柳葉青忙道：「二爺，您別窘我了，我拙嘴笨舌的，我可比不上人家李映霞李姑娘。我服侍你，已然不行，驀生生的，教我一個人回家。……」說着十分委屈，她就是沒哭罷了。那知楊華是故意嘔她。她越央求，楊華越慢慢慢氣的用話拿捏她。她窘得臉通紅，就要翻腔；可是在這個時候，外面咳嗽一聲，岳父老大人鐵蓮子已經到了。

鐵蓮子長袍馬褂，手圍着核桃，剛剛進門，柳葉青便搶着說道：「爹爹您來了，您瞧：仲英要到五河口鎮台衙門做事去，他說他要把我一個人送回永城去。」

鐵蓮子微微一笑，楊華早迎着深深施禮，叫了一聲：「師傅！」却不叫岳父，側身往上一首讓坐，扭頭冲着柳葉青一笑。鐵蓮子還了半揖，小婢過來獻茶，他便就坐，接茶，含笑說道：「仲英！你找我有事嗎？可是你真要出門做事去麼？」

楊華道：「是的。」把謁見陶鎮台的事說，然後說道：「師傅您看，我這就去好嗎？」鐵蓮子先問明去就何職，次問何時到差，末後才問到家眷怎樣安插，帶去與否。楊華道：「小婿此行，只算是幫忙，名義好像是幕府文案，實際是做親信侍衛。小婿要請師傅，就爲商量這事可就不可就；如果可就，青妹妹跟了去方便不方便，該怎麼樣安置她？」

翁婿商量一陣，鐵蓮子認爲這也是個機會，當然該就。至於柳葉青，鐵蓮子說：「還是教她跟了你去，她手底下多少還行，可以做你的內助。」楊華向柳葉青笑道：「師傅你老還不知道，她此刻不便出門。」鐵蓮子問道：「怎麼呢？」楊華笑道：「青妹妹，你不用瞪我，這還能瞞着他老人家嗎？……師傅，您不曉得，她現在身子不方便，已經三個月了。」

鐵蓮子道：「哦！」不由欣然，便向女兒一望。彷彿見她眉毛稀疏的，肚皮雖未現形，可是聽她喘氣，打膈，似乎真像有孕了。這老人也不由一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這個事怎麼還瞞着我？」柳葉青道：「您別聽他胡說，這是沒影的事，他信口胡扯！」鐵蓮子柳兆鴻又回頭來，面向楊華，以目光叩問虛實。楊華含笑一指柳葉青的懷，臉上神氣鄭重，並不似調笑。鐵蓮子又轉問女兒；柳葉青仍不承認有孕，並且說：「實在是胡猜，那天我吃东西沒吃舒服，吐了，他就抓住這一點，一口兒說我有了……」楊華道：「但是，你爲甚麼又好吃酸呢？」柳葉青笑道：「我本來就好吃酸的。」

夫妻倆一味辯論有孕無孕，鐵蓮子說道：「你們不用門口了，這很容易，回頭請一位郎中，一個穩婆來，診斷一下，不就省得疑猜了？……若是青兒真有了身子，那麼，跟着仲英一同上任，未免不方便。若是把青兒送回永城，也不大合適。因為，仲英你不明白嗎？她雖做了新媳婦，却是任甚麼不懂。任甚麼不會，那可真成了醜媳婦不敢見公婆了。何況你府上又有孀居婆母，又有一位孀居媳嫂，我這女兒又是中饋之道一竅不通，你又不在家，她自然怕去了。」

玉簫杆楊華聽了，忙道：「青妹妹實是多慮，你不知我母親多麼慈愛呢，我嫂嫂更是好脾氣，我敢保妯娌倆一定處得來。至於我母親，疼愛兒女的心，更不用說了。」柳葉青搖搖頭，忙要說話；鐵蓮子衝她一揮手說道：「是呀，正爲這些個緣故，青兒一到你家，上有慈姑，中有賢嫂，她却是烹調縫洗一無所能，姑嫂不肯責備，她自己却不能不要強，她當然要擔心害怕。她難道教婆婆嫂嫂做現成的飯給她吃麼？她自己的衣服破了，真格的找嫂嫂補縫麼？她現下正跟魯師嫂，加緊學習爲婦之道。你還看不出來麼？我們青兒是個要強好勝的人，她決不願做笨媳婦，她可實在是個笨媳婦，所以她不敢先回婆家。她是希望着學好了做媳婦的能耐，再回你們楊家去。……我說的對不對呢，青兒？」

柳葉青低着頭笑了，徐徐說道：「還是爹爹知道我。」向楊華瞟了一眼道：「你就不管不顧，一點也不體諒人家的苦處，你恨不能教我回家作癩子去，才好呢！」說得楊

華也笑了，回答道：「豈有此理，青妹你太多心，家中有的是傭婦婢女，那裏用得着你做生活？」鐵蓮子道：「仲英你是少爺脾氣，居家過日子，就有婢僕，你也要懂得那一套，才能支使得妥帖呢。」

楊華見鐵蓮子口氣很認真，忙改口道：「師傅放心，我只不過說說笑笑，逗青妹妹玩的。我現時不送她回家，就到將來，一定是我們倆雙雙偕同回去，斷不會把她一個人擱在家裏。我請師傅商量的，是這個事情到底該就不該就？如果該就，青妹該怎麼辦？是同去好，還是留在這裏好？還有一節，那把寒光劍，一塵道人中毒臨歿時，親留遺囑，手遞手贈給了我。他的徒弟獅林三鳥，貪圖鎮觀之寶，疑心遺囑筆跡是假；欺我人單勢孤，巧取豪奪，把我已經到手的劍，先扣留，後抵盜，硬給誣騙了去。這一件事，我實在不甘心；本來我要北上邀助，尅期賭盜，一定把劍弄回來。又趕上忙着辦喜事，把事情耽誤了。師傅上次說，要邀同武林知名的人，以情誼前往索討，現在已歷多時，我們是不是現在趁着有空，就上獅林觀去一趟，把這一事先辦出結果來？現在要是不去，我到五河鎮署，一有官事羈身，可就沒功夫了。」

柳葉青立刻變然的站起來，說：「對，我們得趕緊找獅林觀那夥子老道，把寒光劍好歹討回來，我們決不能吃這個虧。爹爹，咱們那天去呢？」

鐵蓮子嘆噓的一聲，笑了；笑得柳葉青驀地紅了臉。原來討劍之事，柳葉青最爲心急，最爲氣忿。只是這些天，她得意忘形，早把劍丟到腦後。她爲了和難女李映霞情場

爭敵，好容易把玉簫杆楊華尋轉，奪回，立刻洞房花燭，在鎮江趕着辦完婚禮。於是，楊華和柳葉青，得諸夙願，終證鴛盟；李映霞從情場敗落，變成了鐵蓮子的義女，現時隨鐵蓮子寄居在魯鎮雄家，做了客中客。女俠柳葉青可說是如願以償了，在新婚三個月期間，柳葉青和楊華曾經婚變，感情以磨難而愈增堅強，真個是男歡女愛，如鶼如鶼，把甚麼事都忘了，只覺得良宵苦短，兒女情長。直到此刻，楊華將要搜効軍門，即將別妻就業，女俠柳葉青這才想起了那把得而復失的寒光劍。一想起寒光劍，女俠柳葉青的一衝的性格又發作了。她迫不及待的詢問楊華：「我說喂，你上五河總鎮衙門，得甚麼時候去呀？」楊華微笑道：「甚麼時候把你安頓好了，我就甚麼時候動身去。」柳葉青立刻含嗔把身子一扭道：「問你正格的，你老跟我打岔，到底你那位老世叔陶總兵他教你甚麼時候去？」楊華答道：「他本教我半個月以內去，我說辦不到，他教我明年開春去。」柳葉青道：「開春去，那好極了，我們還有好幾個月的耽擱。我說爹爹，我們趁這時候，就上雲南獅林觀去一趟，找那什麼黃鶴，白雁，獅林三鳥，把寒光劍奪回來。跟你再到五河上任去，也還不遲。爹爹咱們那天動身？」

鐵蓮子柳兆鴻望着女兒，不由笑了。楊華也笑起來了，說道：「青妹妹真是炮仗脾氣，慣打如意算盤，看你這個意思，我們明天就動身才好。你也不管你能行不能行，也不管這路遠不遠。……」鐵蓮子道：「那都是小事，最要緊的是，我們不能這樣去。真格的咱們三個人一直登門，到獅林觀，硬去討劍嗎？咱們自覺理直氣壯，人家獅林觀也不

是泛泛之輩，人家也自然有點說處。正是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，事從兩來，莫怪一面，他們也許自覺很有一面理呢。這件事總還得託朋友先去道達一下，把咱們的理說開了，把他們的理駁倒了。然後我們趕了去，登門投帖，客客氣氣，以情以禮去討，這才是我們江湖上有名姓的人物應該走的路數。我們不能那末冒冒失失，任着性子，一衝兒去幹。」

柳葉青很不願意的說：「您還要跟他們講理，可是他們毫不跟咱們講理。華哥憑白教他折了一下，您反倒託人情去向人家說好的去，您不嫌太懦弱麼？」

鐵蓮子哈哈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江湖上還沒有人敢說我鐵蓮子爲人懦弱的，也只有我的女兒挑剔我罷了。獅林觀一塵道人是南荒大俠，跟我也是彼此知名，彼此欽慕的朋友；他不幸中毒死了，只許他的後輩對我的門墻無禮，却不許我找上門欺負他的門弟子去；這是從情誼上講。若單講勢力，就憑咱們爺三個，堵着人家門口硬去討劍，豈不欺人太甚？他們也栽不起，我也不願担這個名。況且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一人不鬥二人力，我們一定要託一兩個熟人，先去關照一聲。只要咱們有理，走到那裏，也說得出去。依我的意思，這一檔事，不一定一上場，就抓破了臉，我們要看着事。我要到雲南獅林觀，邀出南方江湖上知名人士，給我們兩家評一評理，硬拿面子拘，也許把劍順順利利弄回來。這比持強硬奪，不但面子好看，而且多少還能要得回來；教江湖上評論，也說咱們有義氣。若拿武力硬奪，那我們可就『失而復得』爲榮，他們必以『得而復失』